



藝文俗通

勞動英雄張富貴

著 懷 維 姜

行發店分總東華座書學新

勞動英雄張富貴

姜述華

新華書店總發行

書號：滬 230 (04-11)

勞動英雄張富貴

著 者： 姜 維 模

出版處： 紅羊書店華東總分店
發行者：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6,000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

前言

今年四月間，我爲了完成採訪任務，很榮幸地到了膠東勞動英雄張富貴的村莊，短短的二十天當中，使我看到這個從封建枷鎖下解放出來的新型農村，是這樣蓬蓬勃勃地向上發展，獲得翻身的農民們，又是這樣熱烈地向生產建設的大道邁進。富貴村，正是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新農村的一個典型，而勞動英雄張富貴同志，更是千萬萬翻身致富生產發家的新農民的榜樣。爲了把英雄的事蹟介紹給大家，我用拙笨的筆寫了這篇東西。這當中值得感謝的是張富貴同志的熱情幫助，中共富貴村支部的寶貴的修正意見，同時，領導該村工作的中共高村區分區委秦華同志、文登縣縣委宋遠志同志、大眾日報社唐永平同志，都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材料。不過由於自己能力太低，其中缺陷一定很多，尙望大家補足與指導。

我一九五〇年生產打算

張富貴

我當了勞動英雄，心裏非常高興，這是多虧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，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和共產黨堅決響應政府多打一成糧的號召。今年我每畝紅了二車糞多翻了一遍地，我還要買一部切地不乾機和鋤草機買一頭大黃牛，再打一眼水井，這樣來提高生產。同時要發動全村互助組完成生產計劃，好支援解放軍同志打台灣。此外我種了十二畝花生好給工人、老大哥生產用。歡迎大夥拉起來把一九五〇年的生產計劃勝利完成，建設我們的新中國。

(張富貴手訂的一九五〇年生產打算)



豐收的玉米



今年每畝多上三車糞



和旱災作戰，張富貴在澆小麥。



張富貴同勞動模範及農場人員研究他種的小麥



一面生產，一面學習。



張富貴在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上講話



全 家 光 榮

書 號 · 280

..本定價 (冊) 1.50

目 錄

前 言

一	牛馬的日子血淚裏過.....	三
二	在光明面前站起來.....	七
三	久旱的苗子得了雨.....	一
四	要把黃土變成金.....	四
五	光榮是從那裏來的？.....	〇
六	生產陣線上的一面旗幟.....	五
七	蔣災和天災的征服者.....	九
八	面向着光芒的將來.....	五

一九五〇年元旦，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區農業展覽會，隆重的開幕了，華東各地的農業勞動英雄、模範們，都被請來參加，在英雄們的聯歡會上，一位從山東老區遠路趕來的農民站起來講話。他穿着一身粗布衣裳，曬得黑黑的臉上帶着樸實的笑，他高大的身子在人羣中一出現，馬上引起一陣掌聲。他揮動着粗大的手掌講話，擴音器把他的聲音傳滿了會場，人們馬上靜靜的被這新奇的事蹟感動了。當他的聲音一停，成羣的工人農民弟兄，擁上來爲他獻着一面面光榮的錦旗，旗上閃着金色的大字：『光榮歸於你們！』『勞動創造世界！』

一九五〇年三月，在濟南召開的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會上，這健壯的農民又出現了，他胸前佩着『人民代表』的證章，他一站離席位，全場五百多代表的眼光就集中了來；他一跳上主席台，全場就響起一片浪潮樣的歡呼：『歡迎我們的

英雄！光榮啊！光榮啊！……」

人民代表會閉會後，當代表們回家路經青島時，青島山東大學幾千個知識青年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，歡迎一羣來賓，這健壯的農民在青年們的掌聲裏又出現了。當他講完了話，當大會一散，青年們一陣歡呼的圍攏了他，緊緊的握着手，問着新的問題，像對自己老師樣的尊敬。

這個健壯的農民，這個到處被人尊敬熱愛的勞動者是誰呢？

五年來，他的名字響遍了全膠東，響遍了全山東，誰不認得他——膠東勞動英雄張富貴！

一 牛馬的日子血淚裏過

在膠東極東部的一個山脊地薄的小村裏——文登縣望海隋家村（現改爲富貴村），張富貴生在一個窮扛活的家裏，五歲，媽媽死了；不久，爹爹也被饑荒逼得拋開他遠走了，張富貴好像剛出土的嫩芽就被霜打，自幼就落得這樣孤苦伶仃！

幸虧張富貴有個好心腸的大媽（伯母），大媽無兒無女，把張富貴當着親生兒，不顧窮困，紡花織布把他養下來。張富貴九歲就趕牲口，十歲就跟着大人鋤地，十三歲時窮得沒法，大媽含着心痛的淚把他雇出去放牛，從此，披着星星走，踏着月亮來，十三歲的孩子整天和牛在一起過。一天牛發了暴性，用角猛力地向張富貴觸來，張富貴跌在山坡上昏過去了，人們把他抬回家來，傷口不止的流着血，大媽的淚也止不住了，把他抱在懷裏一陣心痛地叫着：『孩子啊！都是

「窮」把咱逼的，以後就是餓死也不放牛啦！」從此，張富貴一躺三個月才好了傷。

十八歲，張富貴看看種地吃飯難，去學當瓦匠。一學三年才滿師，張富貴除了在工資上被工頭剝削一半，還要給工頭白幹莊稼活。有一次幹活餓急了，吃飯時沒等老師就先動了口，被老師狠狠的打了一瓦刀，打得膀子腫得動都不敢動，但是爲了吃飯，只好擦擦眼淚低頭幹。

財主少爺十七八歲就娶親生『貴子』，二十五歲的張富貴討不起老婆。上年紀的大媽可急了，她想：『眼看孩子長大了，眼看自己不中了，人窮總也要留條後啊。』大媽爲張富貴結婚的彩禮，東投西借，向鄰村于洪來借到一百一十元錢，利息三分，先作利，張富貴到手的只是七十七元。媳婦娶來了，『饑荒』（債）却從此壓上了肩；一百一十元利滾利，後來張富貴怎麼也還不起，被于洪來逼得沒法，只好把大媽紡花買的二畝地押出去了，張富貴哀求道：『地還租給我種，等我有錢再贖回來。』于洪來把眼一翻，冷笑着：『不行，地押給我就歸我』

管，我愛租給誰就租給誰，你別想種了。』二畝地就這樣被佔去了，留下捐稅還要張富貴繳。從此，張富貴家再沒半分地；從此，大媽兩眼哭紅了，大媽想起來就哭着說：『我再不敢往那塊地邊走，我再不敢看看那塊地，我一看見它，心裏就像插上一把刀！……』

這以後張富貴家裏更窮了，當瓦匠再也糊不了口，他又雇給本村地主倪玉岱扛活，同時自己又租地種。張富貴是個能幹的大漢子，耕、種、鋤、割，樣樣是好手；他在工夫市上，雇主一見就先叫他；後來給倪玉岱扛活，一人給他種五十畝田，足頂兩人用。但是，出盡了力，流盡了汗，扛活除了賺口飯，也剩不下幾個錢；種地除了繳上租也剩不下幾把糠。張富貴一家吃的是連財主家狗食不如的地瓜蔓、玉米糲、花生皮、山菜、樹葉……。張富貴在財主家幹活時狠狠的吃個飽，回家後吃口糠皮野菜，到田裏一出力就就頭昏眼花肚子叫，他只好繫緊了腰帶，強咬着牙關低頭幹。後來逼得沒法，大媽雇到外村財主家做飯。眼看着年老的大媽含淚離開家，低聲下氣受人用，張富貴心裏怎能不心痛，他心裏盛滿了

愁恨，他的愁沒處消，苦沒處訴，他常常因為鍋裏沒飯打得老婆哭，他常常愁得背著人嘆一口氣，落一滴淚……

到後來，租子更重了，工資越低，糧食越貴了，窮日子就是無底黑洞，一步深一步，一步難一步，唉！張富貴一家四口過到那天是個頭？！……

二 在光明面前站起來

一九四〇年，在這山溝裏來了共產黨和八路軍，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來了，共產黨領導窮人減租減息增加工資（註），受壓迫的人們抬頭了，人們高興的說：『咱窮苦人這可有了晴天了！』

但是，張富貴却不信，他想：『窮人幾輩子窮，離了財主怎麼行？』他沒敢歡喜沒敢笑，他照樣低頭給人家幹。

農救會、自衛團、各種團體在村內成立起來了，農民兄弟們一個個挺起胸膛

註：封建勢力統治的農村，雇農給雇主作工，雖牛馬樣的出力，但只能拿到很少的工資，甚至除了吃飯以外連一點工資拿不到的也有，廣大的雇農過着非人的生活。抗日戰爭時期，解放區民主政府除實施減租減息的政策外，又提出增加工資的口號，以減輕地主階級的剝削，改善雇農在未分得土地前的生活。